

壯遊八十年之十五

滇緬行脚數悲歡

陳廣沅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滇緬路上歷經艱險

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閉幕，余往見曾養甫次長告以幫辦及技監要我主持昆明兩路聯合機廠事，曾甚表同意，我又到滇緬路局看杜鎮遠局長，正談論間，張海平、王節堯兩位進來謂後日去滇緬公路視察，先到祥雲後到仰光，邀余同去，余以機會難得，即首肯同去，彼等約定派車到溫泉來接。余即同山準備。次日下午忽有人持張海平、錢昌淦片來約余下山，余即到新生咖啡館相晤，原來昆明有警報，他們係逃警報而來，吃咖啡閒談後約定後日同去仰光，十二月卅日晨七時即與早餐後下山，十時張海平偕徐恩曾等，隨即登車西行過安寧城，祿祿達羊老哨遇嚴伯和姨兄，彼此長材料廠，略一握手再行，過此即下直坡約十餘盤到底即為祿豐壩子（在雲南旅行，走一段山路後就有一大片平地，田疇縱橫，水道貫通，魚米充裕之農村處處，雲南人稱為壩子）。車站距昆明一百公里，行支路三公里到祿豐城，城小，原極污穢。滇緬路局移來後，上下合作做清潔運動，較以前已整潔甚多云。路局辦公處設

文廟內，甚高大寬敞，家眷住民房亦修理整潔，城內居民共約二千人，全縣不足一萬人。鐵路招待所昨夜趕工完成，即在此吃飯，飯菜極豐富可口，係杜局長廚子陳亦貴所做甚佳，飯後與滇緬各處長譚岳泉、顧啓文、徐相等晤談，下午三時曾養甫召集全體員工訓話。話後我看到幾位機械工程師歐陽復、丁而盛及其他職員如程家繁、劉善之等，程蘇州人為顧啓文之妻兄。晚在招待所吃飯亦在招待所宿，約明晨九時啓程西行。此時會計處長田定及運輸處長曾世榮仍在昆明辦公。

看到揚州八中同班同學高超（孟起）彼當時仍為杜局長秘書，我告訴他：「家母將於陰曆十二月廿五日過七十歲，請你做篇壽序并預備請帖請諸位老友到曹溪寺山上吃麵。」彼允即代辦。先母係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庚午生屬馬，那年六十九歲足，但依俗例算七十歲，預備到時請些親朋來聚聚，讓老太太高興高興。

次日晨十時方由祿豐城啓程西行，經過一個地方，叫一平浪是產鹽的地區，這地方有鹽井，鹽水取出來在鐵鍋裏燒成鹽巴，用卡車及騾馬人

力運往昆明各地，我們在昆明街上看見獸鹽巴的佚子，背上馱着鹽巴，右手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慢慢向前走的就是由這兒去的。沿途有山有水，風景甚佳，車沿山路或上或下，到級三坡為山頂，然後下山到楚雄，是一個大壩子，有旅館有飯店，我們車過未停，又走過一個壩子叫鎮南。過此，則漸漸上坡，坡道甚陡，公路係在山邊斫石而成，一邊高山一邊深谷，路面不寬，兩卡車通過正好讓行，彎道急而且多，靠山邊走的車向算穩妥，靠谷邊走的車時會出險，沿路見有四輪朝天之卡車在谷下山坡中。我們小車甚易盤旋，余偶一外望，山邊松林茂密，下面谷底在幾千呎下我不敢下望，每每閉目凝神自數呼吸，數到一二百後開目一看，仍舊在山坡邊走，恨不得早早穿過可早到一壩子，結果到了天子廟坡，是一個山頂海拔二六〇〇公尺，比昆明一九〇〇高七〇〇公尺，停車一望真奇觀也，四圍許多山頂都向我朝拜，每個山都是茂林密集，一碧無際，山風吹來，松濤澎湃聲四起，全身飄飄然，呼吸費力。下山不久到雲南驛及清華洞平地。清華洞有材料廠距祥雲縣不遠，我們稍息進食即西行趕到下關

休息。一日共行約三百公里（二百英里）費八小時，蓋路險行緩，每小時祇走二十餘英里。

下關大理深入榛莽

下關爲滇緬路一大鎮過河即大理，此鎮爲東西南北之通道，滇東滇西貨物在此交換，而蒙古西藏之皮毛山貨亦在此易雲南之農產物及茶葉，街市甚繁盛，我們住下關招待所，下車後即盥洗進餐休息，當日爲陽曆一九四〇年元旦，街上并無舉動。我們議定在下關停一天，看看大理。次日天晴，車行過洱河橋即到大理，車沿公路行，左邊有一排高山爲大理城屏蔽爲點蒼山，右邊有一大湖，叫洱海，這湖不像濟南大明湖南京後湖也不像杭州西湖，牠們都淺小比不上牠的汪洋浩瀚，像江蘇之太湖，湖南之洞庭湖，而水平如鏡，海拔在一六〇〇公尺以上，係高山上的大湖，在中國爲第一，所以不稱牠爲湖而稱海。南北長約百里東西寬約一二十里，湖邊東望，湖那邊有農村點點港汊甚多，有渡船來往，頗有江南風味。點蒼山如筆架，共有十八峯，亦即有十八溪，溪水下流如匹練皆東流入洱海，峯上積雪，在日光下光芒四射，在此山明水靜中間就是大理。沿海一帶屋宇整齊樹木扶疏而各色草花有仍開放者，時氣候并不寒冷正如下江之早春，同仁徜徉山水間樂而忘返。人說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即下關的風，上關的花，點蒼山的雪，洱海的月，我們沒有看見上關的花及洱海的月，但可以想像爲不虛，當日不知下關之風爲何物，夜間忽聞風吼聲震屋宇旅客惶恐。考大理爲唐朝南詔國首都，宋有大理國，元始收爲雲南大理府。有宮室

建築，我們到時，武漢某教會大學設校址於此，師生甚多。此中有一學生叫潘紹華，廣東人，十五年後他做了香港聖馬可學校校長，我在他手下做數理教員。此地出大理石名聞中外。

次日九時啓程，下午五時趕到保山住宿，只行一百五十公里，而經過大雪山、怒江、怒山諸險地；再次日只行二百公里到芒市宿，中經怒江及高黎貢山諸險。茲略述經過。

自下關啓程始沿洱海走都是下坡道，我們的車先沿河左邊，山右邊走，就是沿公路邊緣走，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險。此地須過天生橋，據說這是諸葛武侯擒孟獲處，諸葛在這一帶區域留名到處有他的廟宇甚多，大概孟獲的一族甚大，向南有許多地方用孟字或猛字起頭的，如猛戛、猛卯、孟定等，過了天生橋，車依山邊走，大家覺得平易一點。過了漾濞壩子車子又上山到山頂的地方叫楊梅嶺，此爲大雪山脈滇緬公路上高頂之一，過此約卅公里到勝備橋，橋的海拔爲一六〇〇公尺比楊梅嶺低八百公尺約合二四〇〇呎。過了橋又上山，在橋上看見兩邊山上的公路蜿蜒曲折像一條帶子繞在山邊上，除此一條黃黑線，其餘都是碧綠。勝備河的水也是碧綠的，據司機說這些水都是有毒的不能喝，原來腐植物腐屍經雨水沖入河中，幾百哩蓄積起來都變成毒水，汽車盤旋上山，走了一兩個鐘頭纔到山頂，比勝備橋高三〇〇〇呎；此爲大雪山脈。過去就到永平壩子，休息了一下，壩子上人多砍樹爲燃料，四圍的山都是黃的荒山，過此就要走下大雪山的長長坡道，看看怒江在山脚下平平靜靜，就看看隔江

怒山高入雲霄，有許多車子像螞蟻在山頂公路上爬，我心裡想，過一會兒，我們就要走到那邊山頂上去，有些不相信。車子速度減低慢慢向下放，放到橋邊，原來是座大鐵索橋，橋身甚寬，車子過時看下面河水奔騰并不平靜。過了橋就上怒山山脈，越上越高，回頭看，功果橋就像洋火棒子一樣細，這瀾滄江甚長下流入安南境內就是湄公河到西貢西南入海。自功果橋至保山約一百公里，公路仍須上上下下，不過沒有瀾滄江兩岸那麼險峻。到保山後大家都身心兩疲，急須休息，預備養好精神再闖怒江及高黎貢山之險路。

經保山入緬甸之路

保山係滇西一大重鎮，由此到緬甸有三條路：一條一直向西經過騰衝去緬甸之密支那，此爲以往通緬之大道，因爲密支那到仰光有直通鐵路；一條向西南就是現在的滇緬公路所經之地，到雲南邊境之畹町，由畹町又分爲兩路，一路通緬甸之八莫，據說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所謂「不毛」就是「八莫」云。不過八莫沒有鐵路。如由畹町向南走，就可通臘戍，那是緬甸鐵路的一站。滇緬鐵路就想與緬甸鐵路在臘戍接通。所以保山是怒山山脊上一個交通樞紐。這壩子甚大人口衆多，市廛輻輳商業繁盛。我們住一夜後又上車向西南行。

這次要過怒江上的一個惠通橋，一邊怒山，一邊高黎貢山。形勢險要，我們要求司機在山邊上看見惠通橋時停一下，看看形勢，車停了，我們下車一看，眞見所未見之奇景，兩邊高山皆茂林密樹，高皆在數千呎上，兩邊山勢接近江邊時

，江身返照日光，就像一枝鉛筆直臥在那兒，上邊那座橋渺小得比火柴還小。我們自己在這天地間，就縮成蚊蟲一樣，實在不足與天地比擬。我們想像日本飛機要來炸這座橋的工作，我們都以為目標太細，而兩邊山勢甚近，飛機不能太往下飛，大有不可能之勢，後來日本人飛機來炸過幾次都沒有炸中。怒江下流，流入緬甸就稱為薩爾溫江，在緬甸之馬達班灣入海。我們坐同車子，讓車子慢慢往下開，聽見耳鼓在作怪，過橋後又慢慢上山，回看山河，不敢直視，祇好仍閉着眼睛聽天由命，晚到芒市過宿。

芒市居民全為白夷，有土司管理，我們住招待所晚間曾去土司府拜望方土司，承招待飲茶，居室佈置與漢人相上下，他有一輛汽車，他說，已有了好多年。當日沒有公路通緬甸，但他自己的壩子上有十幾公里的公路。他買了這汽車，在臘戌拆散了，一件一件由老百姓用牛車搬上來，請工人來裝好了就在壩子上開着玩。在路上看見白夷女人在田裏種田，她們都是白上裝黑裙或黑褲，膚色白皙而細膩紅潤有光彩，赤腳在泥土中挑担挖土，體態甚為嬌媚。她們對於漢人并不拒絕；不過漢人怕她們放蠱，有死於非命的可能！晚間宿招待所，第二天早晨吃咖啡點心後上路。

由芒市西行約五十公里到遮放，又一個土司地方；再走三四十公里就到邊境畹町。在畹町西邊不遠有地名壘允，據說中國有飛機裝配所在那兒，交大同學航空專家曾桐在那兒服務。我們未去拜望他。我們由此南行去緬甸之臘戌，當晚就乘火車去仰光，後天早晨到達，共行三十六小時。

沿途風景就像京滬路一樣，青山綠水，阡陌連雲，真富庶之區，到仰光後隨即入旅館梳洗吃飯睡覺，抗戰了四年，我們與西洋文明絕了緣，此次又與接觸，不免起了貪戀之心，覺得什麼都是好的，咖啡、白糖、牛奶粉、襪子、襯衫、內衣褲等等，極尋常衣物就覺得非買不可，而且非買多不可，否則不够送人；於是三五個人就到處搜買這種不是稀有之物，出來時每人祇帶一個小包，帶些梳洗之件，這一買就非買大小箱子不可，仰光海邊碼頭貨船排列着卸貨，火車在碼頭上裝貨都是些中國軍火及卡車之類，伊拉瓦底江上大批帆船也在裝貨北運，碼頭上工人蟻集，機器聲隆隆不絕，蓋皆為中國戰場服務者，我們留住兩日即乘火車回臘戌，現在繼續看臘戌是一個新起的芳草棚新城，到處泥街，印度人、緬甸人、中國人、白夷人互相幫忙工作，飯店旅舍咖啡館一切皆係戰時設備。新舊卡車，空的實的，裝的卸的，忙亂得一塌糊塗。夜色光臨又變成一個淫賭世界，處處有打氣燈照明，處處有急迫音樂聲震耳。一樣的血汗精神白天裏為工作而奮鬥，夜晚裏為娛樂而迷糊。我們當日下午趕到芒市宿，以後每日早行晚宿，四天趕回祿豐，來去不足兩禮拜，誠壯遊也。

滿載而歸家遭大故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舊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自祿豐乘車回曹溪寺，帶了許多日用品以為滿載而歸一定皆大歡喜，殊不知家中出了大事，大女賴英為瘋狗咬了，正在昆明住在內姪王業昇家，每日入醫院打瘋狗針云。據稱有一

天補習女先生帶了一大批孩子到鄉下散步，遇見了幾條野狗，大家走路都有戒心，不敢驚動，偏偏賴英女緊張奔赴老師處求庇護，有一條大狗就直竄上來咬在她左腿脛上，三個眼六個洞，血流滿鞋袴，當時全體哭聲四震寺中大人趕出，狗已不知去向。經程孝剛與家人商議，準次日由熊松生先生送昆明醫院打針，并找到王業昇家商量住在他家云云。同時又出了一件事，即家中男女僕均已辭事去昆明，此事我未去仰光時就有些端倪，原來我們的傭人都是吳樹基一家，到昆明後祇剩吳與其妻姊小張媽在做，事情忙碌時，大家勤於工作倒也罷了；住到曹溪寺後身心兩安，他們倆又是自家人不免有忍耐不住的事件發生，後來小張媽有喜，不得不去昆明打胎，去了就住下來，吳也常常去看她，自然更發生較密的關係，女的不願回來，男的因與老太太有緣，捨不得老太太，故仍回山工作。正在此時，抗戰加緊，到處造飛機場，有些土木工程師正在得意之時，公私方面都有的是錢，就是找不到好廚師，他們都知道我有一個老太太訓練出來的好廚子，做得一手好揚州菜，大家都要挖他去，而我此時又隱僻在山上，應酬甚少，用不着好廚子，於是出高價引他，他就有些動心，問計於我，我自然讓他去闖世界，這樣他就當我不在家時在老太太面前求情讓他走，他并荐舉仙女鎮人劉慶邦填空，老太太也知道劉還兼點親戚關係，就答應他讓他走了。此後就是劉慶邦在家做飯打粗，另外找了一位雲南女工服侍老太太，倒也安然無事，後來知道吳張兩位到南寧飛機場工程處做事，甚為得意，

勝利後就留住西南未回南京。

那時陰曆十二月初距離老太太生日(廿五日)尚有些時，很可以做些準備工作，我先到昆明王家看看女兒，我心裏很煩很急，見了她時，她反而玩得高興得很，就像沒有被狗咬一樣，當時就托了王業昇及他的夫人姜展衣代為照料，打完了一套針後，如情形良好就請他們送她回山。同時我到滇緬路局昆明辦事處找到高孟起問老太太過生日事，他一切代為辦理妥當，就是正日中午吃麵事也代找了廚子臨時上山辦理；晚上辦了四桌菜恐怕有人不即回昆明，要住在山上，就請他們吃晚飯又借了不少的茶杯飯碗筷子之類，並預備了晚上睡覺的辦法。

壽燭方燒慈母見背

事前我們將向東的飯堂改為壽堂，許多朋友們送來的壽幛就掛起來，佈置得金紅耀目，老太太站在壽堂上看看甚為滿意，挽着孫子孫女兒同兩位姨姪嚴伯和及劉昌餘談得很動。正日那一天是星期五，天氣明朗，十點鐘就開始有客來拜壽，中午以後人更來得多，沈昌局長，薩技監，杜局長及兩路處長都到了，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吃完了麵下山到溫泉洗澡後回昆明，有幾位留在後面的有同學汪德侃(師陶)夫婦，溫葦楣夫婦，何元良夫婦，吳次風、黃湘濤、白世榮、徐相等，大家打牌的打牌，遊覽的遊覽，大家都要向老太太週旋周旋。老太太也笑咪咪地同他們講話講累了，就扶着大孫女兒(她的狗咬傷痕已好)同房由兩位姨姪輪流燒煙請她吃，她同他們就談之不休，我怕她累壞了，請她早些睡覺，第二天客

人漸散，老太太覺得有些累，就在自己房裏休息沒有出來，我去看她，覺得她頭部有點熱度便請她多喝茶、多喝湯水，我問她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她說：「就是渾身沒得力氣！」就請兩位姨姪陪她躺在床上抽煙休息，晚上一晚就睡了。

臘月廿七日一早劉昌餘來打我們的臥房門，我起來問什麼事，他說：「我剛才去看老太太沒有氣了！」一聽大驚，隨即下樓去看，摸摸手臉都已冰冷，呼吸停止了！雲南女傭報告說：「昨夜老太太下床來小便還是好好的！」倒是無疾而終，老人家沒有吃苦，就這樣睡着過去了！我就怪自己沒有侍候得好，沒有讓她多過幾年，自然搶地呼天哭了一大頓，隨即由兩位姨兄及高孟起帶着多人將壽堂改裝為靈堂，並叫本寺和尚先來唸些超度的經咒，願毅成工程師拉我進靈堂給我一本金剛經，他自己也有一本，叫我同他坐在一起跟他念一遍金剛經。

喪葬之事煞費周章

當前最大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到那裏買那一種棺材，第二個是葬在什麼地方。我當時對高孟起說：「你代我主持這樁大事，不必借錢，我有多少花多少，錢不夠，我去借，非得盡我的心與力不可」。他說：「我們同事中有一個姓楊的，他的父親是駐俄大使楊杰，他說他家裏有一副楠木棺材材料，擬讓給老太太用！」我說：「好極了，他要多少錢給多少錢！」第二天木材送到，當由木工製成棺柩，我細看這木材，淡黃色，紋理細密，均勻堅硬，香氣文靜；又因多年置室內乾燥甚，誠為嘉品。老太太生吸雲南土，死睡

楠木棺，真福人也。入殮後即擱置飯廳中間，余夜間在靈柩旁地板上抱被陪靈，每日供奉，每七照家鄉規矩，請和尚念經，六七開吊準備開吊後出殯，葬後我返房睡。第二個是葬地問題，閒下來我在寺周看看，好在四周都是荒地，又是寺產，我看了一塊地，甚高爽，而且背後有小山，面前有一條螳螂川自南而來，到面前向東流里許再向北去。高先生找到一位懂得風水的雲南工程師來代為看看。他看完後對我說：「這塊地好極了，老太太真有福，你看這條螳螂川遠自滇池而來，將昆明池一大團生氣，源源統集而來，在前面盤旋甚久，然後北流，一團生氣就聚集在墳前，而且螳螂川入金沙江後，再入揚子江，源遠流長，老太太子孫發達，你老先生前途無量，我包你在老太太下葬後不到一年你就要奉派出洋做大事，恭喜恭喜！」姑妄聽之。老太太從此就睡在鍾靈毓秀之地，我們子孫幾十年來未能親去掃墓；本擬在抗日勝利後移靈葬家鄉祖墳也不能兌現了，讓老太太孤魂留在異域，寫來不免淚落潸下！

翠湖阮堤西山華亭

自仰光歸來後，老太太逝世之先，我夫婦曾與程孝剛夫婦應何元良伉儷之約，作城內翠湖城外西山之遊，到回家後方知有汪德侃夫婦。汪為我交大同班，六人中畢業後見面之惟一班友，相見更歡，何借到大汽車一輛，連司機九人先到城北之翠湖，湖面不大，但佈置甚好，有唐堤阮堤交叉成十字形，阮堤為阮文達公(元)督滇時所造，唐堤為唐繼堯氏督滇時所造；兩堤植柳與湖中殘荷相映於日光下亦別有情趣，堤邊皆有石凳供

遊人休息。翠湖公園中有綠楊村茶社，遊客滿座，又有蓮華禪院，梵宇幽靜有放生池，碧水清晰，大家閒步一週，并在柳陰夾道之石凳上坐，移時即乘車去西山，途中見滇池廣袤幾十里幾不見邊，到大觀樓下車，樓凡三層，登樓一望，則湖光山色盡收眼底真大觀也。正廳有孫髯公長聯，上下聯各九十字，遊者多抄存，報章雜誌亦常登載，余愛其末句曰：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祇贏得幾杆疎鐘，半江燈火，兩行秋雁，一片清霜；說明了全湖風景四時變化，下樓再登車去西山脚下，然後步行上山，山壁立昆明湖之西岸，高入雲霄，先經華亭寺觀音閣、千步崖、飛仙閣等勝境，有茶社，同人走累就坐而飲茶休息，看山下滇池四周，農村三五，昆明街市，遠在烟霧中。再上則為石洞，係在山邊鑿成山洞，沿湖則開鑿成石窗石柱，遊人倚窗遠眺，清風習習，心曠神怡，再上達龍門，出龍門達老君殿太祖閣等皆鑿石而成，下望滇池小舟來往遠樹縹緲，杭州西湖不能與之比擬矣。與閣下山再登車返何宅，何太太又閒着打牌，汪氏夫婦先辭歸，我等又住宿一宵，晚膳又吃雞宗菌及汽鍋雞。雞宗菌為雲南特產菌類，炒時用大蒜頭汁佐之，味極鮮濃；汽鍋亦為雲南特產係一種蒸鍋，密不通風，藉蒸汽之高壓高溫而調味，湯醇、雞嫩此鍋已由雲南通行於下江及美國矣。

單幫賺錢翻車可怕

老太太逝世後安葬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葬後不數日，內人將近臨盆，由滇緬鐵路杜局長派車接往祿豐鐵路醫院候產，我請姨兄劉善之

照應并派長女擷英（時已十一歲）陪住。三月廿四日晚九時次子傳正生，係鐵路醫生張思曾陳天麟接生，大小平安，住十日即送回曹溪寺，據說醫院中病人甚多，大半係公路翻車、撞車死亡或受傷者，天天有死人事，家屬哭聲震天，慘不忍聞，當時滇緬公路運輸一天比一天加忙，卡車往來多，卡車司機為當日最時髦最有聲望之人，身邊鈔票多女人多。他們的薪水并不太高，但出去帶烟土，進來帶洋貨，利市十倍，又有走單幫者多為女人，她們一個人隨着卡車到臘戍再回昆明，一來一去可賺許多錢。一不慎則或受傷或死亡，最慘者有一鐵路醫生自浙贛金華車段升級派來滇緬服務，千辛萬苦，步行越嶺再渡海到香港再由香港去仰光到臘戍，在滇緬公路上翻車死亡，家屬未死，到祿豐醫院收屍哭得死去活來！當時浙贛路金華段成一個無人管之區域，日本人未來，中國軍隊已走，倒還可以苦撐，可憐這醫生抱着莫大希望到後方，竟在後方慘死哀哉！太太與小孩回家不久，杜局長忽來山遊覽，約程孝剛與我到山下新生咖啡館吃飯。飯間他說：「抗戰吃緊運輸維艱，上峯急需滇緬路趕工完成；而機務無人負責，急須陳兄回路，請程兄放行！」程表示決不強留；杜走後我與程商討，咸以為山中無要事，山下既有需要自然以下山為宜，決定加入滇緬負機務責任，隨即有人來接洽搬家事宜，并決定我先去，四月中搬家。

住定之後忙於機務

我去到祿豐他們就帶我去看已找定的住房，此房在城之西南隅，為新造樓房，三間正房無廊

房，我們住樓下三間；樓上三間係溫葦楣夫婦住，老朋友又住在一起好極了。房東的名叫徐寶山與我們揚州被古董箱子炸死的軍閥徐老虎同名。我都叫房東為徐老虎，他的房子是中國太古式，四周的牆是版築式。先用版圍成空牆椽，然後就挑土傾入加水用石錘錘實即成，屋頂是木椽與瓦，可以避風雨；有地板有玻璃窗，鄉下洋房也。惟室外黃土，地板皆因走路變黃，住久後連窗簾被帳都成黃色，洗也洗不清，無飛機之騷擾，無卡車之來往，亦可清靜度日，可是大蛇甚多，有時帳頂上盤了一條蛇；大門後盤了一條蛇，幸而牠們不傷人也還怕人，一見人就急穿而去。家眷到祿豐後有兩件事是山上沒有的；第一有醫院，院內有幾個護士都與我家太太小孩子好，得了不少幫助；第二有學校，大的小孩子可以有正式的學校讀書。我又可以安心推動機務。

公事上第一件事是忙組織。「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就派丁而盛為工課課長，歐陽復暫代文事課長，徐應彥到後就派徐為課長，歐陽復為工務員，當前大事就是忙狹軌（軌距一公尺）機車規範及總機廠設計。我這時就想到老同學茅以新，他自離開浙贛後就失去聯絡，有的說他自己開了一個機器廠修理汽車代售汽油，又有的說他在粵漢鐵路服務。但到勝利後仍未有他的消息，四十年來始終沒有他的消息。

滇緬鐵路材料處事務先由溫葦楣包辦，他的學業有限，手下又沒有能人。到了滇緬奉命趕工時仍找不着人，杜局長叫我兼，我始終對材料事是「敬鬼神而遠之」因為這其中黑幕太多，靠牠

太近了，恐怕「不吃魚，惹着一身腥！」杜局長則走頭無路又用他那套老手法來央告。沒有辦法就兼上了；第一件事先把他組織起來，有三件事要辦；第一、運輸；第二、倉庫；第三、管理連收集各種規範書在內。我請同學崇明人孫瑞璋為總務課長，其人學驗均優，目光銳利，口才清晰，而操守可靠。找溫葺桐駕輕就熟，幹倉庫辦理收發存各項事務。又找了一位杜局長親信韓志信做運輸課長，北方人嚮直可靠，交他一件事他拼命辦到。

踏勘路線深入山林

那時局中大事就是決定路線問題，原擬沿公路走，運材料易，員工走動食宿均易，但路線過祥雲後有三條河都在兩大高山之間：第一條勝備河在大雪山雪盤山之間，東邊嶺河之間廿一公里，海拔相差七六一公尺，要三·六%坡道，而本路標準最高不得過三%。第二條，瀾滄江上功果橋在雪盤山怒山之間，東邊嶺河之間相距廿二·一公里，海拔相差一、〇七五公尺，要四·八%坡道。第三條怒江（薩爾溫江）上惠通橋，在怒山高黎貢山之間，東邊嶺河之間相距廿六·七公里，海拔相差一二八八公尺，也需四·八%坡道，工程上都不能辦到。所以滇緬鐵路東段自昆明至祥雲之清華洞一段四一〇公里無問題，自清華洞以西須另勘定路線。研究結果以為祥雲南去山勢較緩可直達臘戍而路線較短。乃擬定自祥雲向南經彌渡、南潤、公郎，達神舟渡架橋過瀾滄江經猛郎而達雲縣。自雲縣向西經猛郎而達中國邊境薩爾溫江東岸之滾弄。但此線沿路情形非踏勘不

可，秋間杜局長率領譚岳泉、王節堯，我及其他少數人員先乘汽車自祿豐出發到祥雲住宿。次日車到彌渡察看，覺彌子甚大，山水清秀，樹木幽深，杜局長以為此地可為本路總局所在地，可以指揮東西兩段。以後就在此地造了許多員工住宅，分甲乙丙丁四種，甲種房為局長、處長住宅，乙種為課長住宅等而下之，每住宅皆供應水電并備有家具，甚可作長期抗戰之生活，此是後話。當日車行到神舟渡，車子渡瀾滄江而達雲縣住。

雲縣過去三四十公里即無路可走，行人須騎馬或步行。事先在雲縣找嚮導羅驥馬及挑夫，并帶一醫生同行。醫生切囑此後為蚊瘡區每人每頓必吞金雞納霜兩粒，夜間非用帳子不可，蓋已入蠻荒不能不作準備。我這鄉下人第一次騎馬，有些害怕，由馬伏牽馬前進，漸漸騎慣了，馬伏即在後邊隨行。初在彌子邊上走，樹木參天，都是柚木、紅木海梅等硬木，有些樹被齊根鋸斷，其對徑有三五呎長，質密色紅黃有香味，問馬伏，此木何用，答稱：「生火用」，這樣好好的木材用作升火真可惜，但無法運出祇好就地派用場。除大樹外則為大叢竹，竹徑尺餘，都聚簇而生，一叢竹幾十棵，彼此緊抱而高入樹頂爭取陽光，問竹子何用，答稱：「造房子」！我聽了奇怪，木頭生火，竹子造房子，真反其道而行了。俄走入樹林，景象大異，密林中不見天日，偶有光自樹頂高處射到地上，其光線細直，就像物理實驗室中光學儀器在暗室所射之光線一樣，樹葉竹葉滿堆地上，有尺許深。蒸氣四溢，而茅草高與馬背齊，地面潮溼，呼吸之氣味不正常。馬伏時亦騎驟相

隨，忽見一物如木杆直立馬前而左右搖動，馬伏大喊：「有蛇！有蛇！」同時他用手杖打趕，把蛇趕走。無路形，隨嚮導魚貫走，不知走多少時，我祇定神禱告，快些出林吧。大約走了兩小時許出了林是一條河，河水渾濁，嚮導警告勿吃！無橋無船，大家騎馬過，幸河水不深不寬，大家過河不久，又到一森林，仍是一個原始林，柚木紅木大竹子互相擁擠着爭生存，樹上有鳥叫，樹下有密草中有蛇，日光所照處見蒸汽上升如霧，馬伏指稱此即瘴氣，大概腐植物腐動物屍體所蒸發之臭氣滿佈林間，自生毒疫稱之為瘴不為過，向晚出林到一小壩子，有空房，我們都下馬候命，見一片平地，四圍皆森林。中間有一所草房，房屋係竹子所造，一層樓，樓下有牛馬豬及雞，樓上住房。樓的柱子橫樑完全係大竹子做的，樓上四圍的牆，完全係竹篾子編的；屋頂先用一層竹編席子蓋住，上邊鋪一層厚的茅草。一會兒主人下梯來迎接，不懂話，由嚮導翻譯。他說前幾天有人接洽知道我們來了，歡迎歡迎。我們依次爬上竹製的梯子，到頂上先有一個涼台，可坐在外面乘涼，進門後一大間，用竹篾所編席子隔成兩間，外間竹凳竹桌，無一而非竹，內間為臥室大小老幼都擠入一間。坐下後泡茶敬客，我所急待要辦的是洗面洗手，俄而有人以盆貯水來，我得大洗一番方覺舒適。主人說此地蚊蟲多，房子造得高蚊蟲飛不上來，日光過去後漸涼，主人燒紅木取暖，我心裏想「下江誰有我們潤用海梅紅木燒壁爐！」晚飯是烤雞烤牛羊肉，大有吃西餐之雅。夜間各人以軍毯偎睡竹製地板上，看月光自

牆角下篩入，聽牆外虫聲唧唧，夜貓聲呱呱，五體力竭，不久即入甜蜜之夢鄉！次日起身騎馬上路，過了幾個原始森林，馬行渡了一條小河，但沒有看見像在公路上那些大山大谷，如此者走了三天兩宿到了滾弄，過界到緬甸有公路改乘汽車到臘戍住旅舍，次日乘火車到仰光享受幾天，再乘火車到臘戍，并坐汽車沿緬甸公路同，此行路上卡車來往甚多，較上次運輸加緊矣。

無聊閒話人多嘴雜

回到祿豐休息幾天，方能照常辦事。這時鐵路工程方面除在昆明附近有小規模的土方工作外，祇有電訊方面加緊工作，電訊以有線電話為主，又要將昆明祿豐祥雲間電話接通，負責此工作者為袁鳳祥君，此人年輕力壯有幹才，前在浙贛負責電話工作即頗著成績，此次西來自然駕輕就熟，大家器重，其家眷與我家為鄰居，可以「隔鄰呼取盡餘盃」，夫人嬌小有姿色，好修飾，行止端正有兩小孩。「家團聚安樂。但自孫瑞璋來為課長後，夫婦兩人舉止即有異樣，後來夫人向內人閒談。謂孫與袁本為通州同鄉，袁父曾在孫家做廚師，此次孫來後到處告人謂袁係他家僕從，在前清時「一經為僕，永遠不能抬頭！」孫尚有此意，袁亦有此等下意識，甚不樂。內人曾勸袁太太勿以此介懷，此時此地無人以此等事衡量人之人格地位者。一時擱起也就罷了。孫好多言，不但對袁如此，對他人亦常持優越感，余雖為其上司，然亦不能以此等事告誡，但他因此得罪人不少。有一天惡耗傳來謂材料處運輸課長韓志

信在滇緬公路上翻車身亡，大家哀悼，杜局長人情味甚足，將喪事辦完後即派韓太太為材料處職員以資生活，運輸繁忙時運輸課長不能一日缺人，我就派孫瑞璋兼職，我想此人負此責任必游刃有餘。跑兩次仰光回來十分滿意，以後自然照樣去督運。

跑仰光的朋友，回來都要買點日用品，成為慣例；始則不過作為日用或送人；繼則有人動了腦筋，做起買賣來；有些帶海參魚翅，有些帶洋釘、門鉸鏈、肥皂、洋燭等等出賣營利，愈鬧愈不成樣，當局乃採嚴禁政策，先抓到幾位小人物，罰款、關幾天、開除，有一天傳說孫瑞璋帶私貨，我找他來問，他說祇帶了些日常用品，沒有出賣，也就罷了。誰知道他在外面大放厥辭說：「我沒有帶私貨，局長、處長所帶魚翅、海參、洋釘、雜貨呢，要辦先辦他們！」隨便瞎說以為風頭，誰知得罪了人，一聲命令，孫瑞璋入獄了！好容易找出多少人說情，纔將他撤職了事。聰明人多言買禍！勝利後在上海街上看見過他一次，戴着黑眼鏡，同我拉手問好，無言而退！我的機務處平安靜兼了一個材料處就有這許多文章。一九四〇年平平凡凡過去，一九四一年照舊如此，這一年戰事處處我佔上風，譬如長沙大捷，收復南寧，一九三九年日機大炸重慶，表示黔驢之技已窮，河南方面日軍退守信陽，江西方面，日軍遭國軍游擊損失甚重；山西方面國軍繞入日軍後路，敵倉皇潰退，敵軍已到強弩之末，戰場展開太大，敵軍不够分配，大有不能支持之勢。

忽接命令前往華府

四月間一個晚上，杜局長忽來電話說：「重慶交通部剛才來電話叫我帶本路機務處長及材料處長赴美辦理租借法案中滇緬鐵路器材事宜，本路機務處長材料處長都是你。你就同我去華盛頓一趟！你早早準備，我們即日去重慶飛香港再飛華府。」我當時得了這個突如其來的口令，驚喜各半，第二天到局長室商量辦法。決定後日飛重慶，去華府以三個月為期，出國期間薪水照付，留作家用，在國外費用實報實銷。這突如其來的事，旁人所嚮香拜禱想離開戰火而不可得者，在我於無意之間得之！在家庭來說，我有五個兒女，留交於毫無辦法之「鄉下太太」，在她看來是晴天霹靂！幸同事朋友甚多，如高孟起、稽備業、劉昌餘、嚴伯和、譚岳泉、田定庵、曾世榮、溫葦桐等皆具人情味者，都會面託照應，於是乎就這樣隨杜局長飛重慶、飛香港飛渡太平洋、飛抵華府。第一次乘飛機在滇渝空中遇空氣薄層驟下一二千呎，兩手緊抓椅背，渾身直挺而仰首望天，呼主呼佛之窘，直笑煞上帝與神佛，殊不知鄉下人，不飛則已，一飛幾萬哩；出國原說三個月，那知道一去就是四年，如是一動，興起了平生一大變動；以前平凡生活，以此行告一段落。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